



中国蜜蜂博物馆

看看蜜蜂的模样

□ 李华林

蜜蜂，这个体长才

8~20毫米的生物，居然

与人类的命运生死与共

在怒族的神话里，把蜜蜂当作图腾崇拜：远古时代，天降群蜂，歇在怒江边上的加拉底村，蜂与蛇交配，遂生下怒族的始祖祖茂充英。在西方，蜂蜜直接促成了“蜜月”习俗的诞生：公元前500年的英国条顿族，为避免“抢婚”恶俗，新婚夫妇逃至荒山野岭，以采食蜂蜜最终得以相守，后来的人们遂将婚后来在外以食蜜度日的第一个月称为“蜜月”。

多少年过去了，不管早已脱离蛮荒的后人是否真正懂得蜜蜂存在的意义，都或多或少与其邂逅过。而当这个体长才8~20毫米的生物作为一座博物馆独立展示的内容时，我们似乎就此发现了世界上最神秘、耐人寻味的奇幻物种。

不论你是仅仅基于好奇，还是想为自己的昆虫生物学论文获得写作灵感，中国蜜蜂博物馆都不容错过。它是北京最小的博物馆之一，展厅面积仅150平方米，位于风景美丽的北京植物园内，古刹卧佛寺西侧，周围山峦起伏，常年植被茂密，鲜花盛开。馆舍为朱门青瓦的中式仿古建筑，小院内石板路，灰墙外的海棠园，让人信步闲庭而胸有诗书气：“养蜂东篱下，悠然见香山”。

蜜蜂博物馆的展品不多却精。展馆入口有蜜蜂观察箱，一大块透明玻璃罩住，成百上千只活生生的蜜蜂就在人前展示自己的生活起居：造巢脾、酿蜜、产浆、饲喂幼虫、保温、清扫蜂房。分工明确、井然有序，不小心夭折的幼蜂还会被拖出箱外，使你怀疑蜂界是否存在丧葬礼仪。对于婴幼儿的爱怜保护，蜜蜂丝毫不亚于人类。育虫区的温度始终保持在33℃~36℃之间，如果温度低于此限，一部分蜜蜂就充当“产热蜂”，通过吸食蜂蜜，运动胸部肌肉产生热量，其他蜜蜂则形成保温屏障。而一旦蜂巢太热，蜜蜂就外出采水，将水滴撒布巢内，并用翅膀扇风，产生气流，使水分蒸发降温。

馆内多用壁画向游客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漫画、照片和文字娓娓道出几千年来蜜蜂与人类的来往。远古的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得的最甜美的食物就属蜂蜜了，人类在采食自然蜂蜜的同时渐渐学会了饲养，公元前3000年时的古埃及人把蜜蜂饲养在陶罐蜂窝中，在尼罗河转地放蜂，我国也有两到三千年的养蜂历史，《山海经》里画了一个双头人，旁边是两只蜜蜂，称他为蜂蜜之炉，这可能是对原始养蜂桶的最早描述。

三间不大的展厅里，有些展物承载着过去的回忆，比如西双版纳土法饲养小蜜蜂的木制蜂桶；有些展物则代表着时间的痕迹，比如那块可以用放大镜清晰观察距今已有2300多万年的蜜蜂化石；还有些标本则直接陈列出死亡，比如各种蜜蜂标本。除去这些历史痕迹外，还有直接造福了人类的蜂蜜、蜂王浆、蜂花粉及蜂胶等。在这里，我才知道酿蜜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蜜蜂采访1100~1446朵花才能获得1蜜囊花蜜，在流蜜期间1只蜜蜂平均日采集10次，每次载蜜量平均为其体重的一半，一生只能为人类提供0.6克蜂蜜。

不知你仔细留意过蜜蜂没有，但在爱因斯坦眼中：“没有蜜蜂，就没有授粉，就没有植物，没有动物，也就没有人类，如果蜜蜂从世界上消失了，人类生存的时间就可能只有四年了”。不起眼的蜜蜂，居然与人类的命运生死与共，游历这座博物馆，你能知道更多蜜蜂的模样。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教蓉梁婧

邮箱 jrbzmzk@163.com

“相约北京”大型品牌艺术节，已成功运作14年，它既是一场全城文化总动员，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

“相约北京”不拘一格借东风

□ 乔申颖 李婷

五月的北京，天气算不上好。小长假第二天，朝阳公园上演了“加勒比音乐之夜”。大风卷着柳絮，吹得舞台有些不稳，观众的热情却硬是让活动坚持到了晚上九点半。这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演出季——“相约北京”今年的重点板块之一。随后一个月里，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280多场演出陆续登场。

在一个容易审美疲劳的城市，由同一个中演团队连续策划举办14年的国际文化活动，还能保有这样的活力相当不易。时代在变，观众在变，这场中外艺术家的春天约会是否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坚守初衷？它又将走向哪里？

善“借”者成

“相约北京”联欢活动始于2000年，诞生之初就取得了空前成功。那时的北京城，官方文化交流活动日益丰富，但比较分散，整体影响有限。自1996年至1999年，有关部门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交响音乐年”等一系列国际文化艺术主题年活动，树立了在北京举办大型品牌艺术节的信心。首届“相约北京”联欢活动随后应运而生，初衷是通过整合官方文化交流项目、运营统一品牌，服务于弘扬民族艺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局。

此后14年间，“相约北京”一直以聪明的借力者、整合者形象展示人前。在大格局上，“相约北京”很早就确立了重点国家与亚非拉板块结合的基本架构。一边与政府举办的主题文化年等活动呼应，配合文化外交；一边通过引入特色小节目激发艺术互鉴火花，培养更加包容的观众。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不断调整策略，借助商业化运作反哺公益演出，与北京流行艺术节品牌潮流音乐节、草莓音乐节等深度合作等，使“相约北京”的内容更加丰富，影响的人群更加多元。

如今，“相约北京”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每年两百多场演出也已逐渐形成音乐、舞蹈、戏剧表演以及户外音乐节和展览等不同板块，在剧目选取上也形成了古典与流行、经典与原创的兼顾与平衡。

本届“相约北京”的开幕式结合中法文化年以“灵动的法兰西”为主题，中法指挥家和艺术家同台演绎了两国代表曲目。而来自12个加勒比地区知名乐队的独特演出突出了“加勒比元素”，不仅为民族艺术提供了新的参照，也成功点燃了观众的热情。北京朝阳文化馆馆长徐伟是首都艺术圈里的名人，他也对加勒比艺术感到新奇：“原以为加勒比地区的艺术就是拉美艺术，看了演出才知道，他们在融合了欧洲和拉美艺术之后，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且改且行

即便如此，“相约北京”距离世界一流艺术节尚有相当差距。一个真正的艺术盛会应当是一场全城文化总动员，要有丰富的演出，也要有细致周到的配套服务。实现这个愿望，离不开艺术节自身的努力和探索。这些年“相约北京”借势借力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向着特定目标的边改边行。

14年前，“相约北京”由文化部和当时的广电总局等主办，主要承办者中演公司是文化部下属单位，是成立于1957年的老牌演出经纪公司，也是官方文化交流项目的指定代理。作为根正苗红的外中文化交流“桥梁”，“相约北京”提供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优质演艺作品，在当时文化活动稀缺背景下取得成功是意料之中。甚至最初几年，也轻松地延续了首届的成功。但是，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也是当年中演公司的总经理，是“相约北京”主要策划人之一。他说，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很多项目以前是官方或半官方文化交流形式参加‘相约北京’，后来都要求高昂演出费。”官方文化交流项目锐减，商业化运作项目比重不断增高，加上



不断攀升的剧场租金等，导致演出成本越来越高。相较之下，每年1000万元的办节经费显得捉襟见肘。

2000年至今，在国内外文艺演出交流日益活跃的大环境下，如何保持文化使命与商业运作的平衡、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等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了“相约北京”运作团队面前。

从“文化交流桥梁”转型为现代化的国际艺术节并不容易，期间不乏曲折。中外文化交流平台的定位不能改变，演出的品质不能降低，资源不足怎么办？依托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专业素养，“相约北京”一步步走出自己的道路，把借势借力发挥到极致。一方面，实现市场化运作，以高精尖项目确保高水准，增强艺术节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拓展公益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艺术节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

欲“守”先“攻”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打造一流的国际艺术节、助力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已经成为“相约北京”越来越紧迫的使命。

如何扭转中国民族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弱势地位？参加本届“相约北京”开幕式演出的法国著名指挥菲利普·昂特勒蒙说，“西方音乐在世界上占据主流，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应当正视。但中国的民族音乐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其价值也不容忽视。”他认为，当前中国民族艺术走向世界最大的障碍是不被了解。

张宇的观点与菲利普·昂特勒蒙遥相呼应，但在解决的方法上则自辟一途。他曾以长城作比，认为与其被动同化不如主动学习，有选择地主动请进来，模仿学习、消化吸收，最终为我所用。他的理念给“相约北京”打下了鲜明的印记，这些年“相约北京”边学边试，竟把本该带点无奈的“借”字诀，用得风生水起、炉火纯青。

已经满足于引进剧目、模仿学习的旧模式，今年“相约北京”成建制地推动了中国传统音乐与拉美和加勒比音乐的碰撞。5月25日晚上的拉美及加勒比艺术季音乐会上，中央民族乐团将首次以中国民

网络文学

风筝要落地

□ 赵凤兰

让缺失“文学”的网

络文学和缺失“市场”的

传统文学优势互补，找

到新的平衡点

从最初“恣意生长”不被主流文学圈认可，到中国作协以入会名义向网络作家伸出橄榄枝，再到如今中国作协开始大规模对全国各地网络文学深入调研，作为“野战军”的网络文学正以一股自由的创作活力甚嚣尘上，越来越被官方所“正视”。

据报道显示，连日来，中国作协所派出的高端调查团正低调现身各地作协。中国作协此番对网络文学投入的关注度前所未有。调研是否意味着今后网络文学将终结“野战军”历史，与作为“正规军”的传统文学平起平坐、平分秋色？这一结论恐怕还为时尚早。但一度被传统文学睥睨的网络文学正以不可小视的力量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以传统文学为核心力量和主力军的传统文学生态或将发生深刻变化，却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自1998年痞子蔡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贴在网上至今，网络文学已经过了十余年的市场淘洗。期间产生了诸如《鬼吹灯》、《电梯奇遇记》、《梦回大清》、《步步惊心》、《翻译官》、《何以笙箫默》等红极一时的网络作品，也随之蹿红了痞子蔡、安妮宝贝、慕容雪村、宁财神、当年明月、天下霸唱等知名网络作家。但网络文学商业味浓、文学性弱、猎奇倾向严重，且题材过窄，片面追求阅读快感和感官刺激等也为业界所诟病，以至于有些人并不把网络上发表的作品视为“文学作品”。批评家张柠前几年曾声称“把奇幻或者武侠看做文学作品是在土豆上抹胡萝卜素”，陶东风教授则界定“中国文学进入崇拜弄鬼时期”。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中间俨然隔着一段封闭的墙。

随着网络文学的日渐成熟，一些传统写手也开始逐渐流向网络，传统文坛和网络文坛的对话和沟通也越来越多，传统文坛不得不正视网络文学的力量，如何让网络文学落地，扶持更多有想法和思想深度的网络写手，让缺失“文学”的网络文学和缺失“市场”的传统文学优势互补，想必是中国作协此番对网络文学展开调研的初衷。毕竟，在信息化时代成为主流生活方式，网络作家颠覆传统作家成功模式的当下，对于中国作协而言，不了解网络文学就无从把握中国未来文学的全貌，无法将具有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的传统主流文学引入正途。

网络文学长期处于一种散兵游勇、自生自灭的状态，恰恰实现了文学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表达自由，为文学回到天真、本色和诚实创造了条件。传统文学的创作虽然文学功底扎实、思想深度厚重，但似乎过于强调体现文学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不免有些刻薄和沉重，而网络文学恰恰是有意无意地漠视了这些戒律，绝大部分网络写手创作的直接目的就是为宣泄和自娱，他们没有成名成业的压力，只有自由写作抒发真情的体验。因此，网络文学更契合时代的脉搏，更容易和网友的心灵形成共振。

尽管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写作至今并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任何有望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甚至被认为没有一篇能活到下一个十年。但从最近中国作协官员大规模调研来看，主流文学对网络文学的“招安”之门正日渐打开，网络文学这支“飘荡的游魂”似乎要落地。在当前这个拥有最多网友、人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络作家的国度里，网络作家得到主流文学队伍的认可和关注是好事，这能让网络作家赢得更多社会的尊重，从而产生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但网络文学这支自由的“风筝”却不宜被行政的大手拽得太紧，以免失去原本的自由与活力。

